

海疆与海外研究丛书



HAIJIANG YU HAIWAI YANJIU CONGSHU

正说台湾古史

周运中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正说台湾古史

周运中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说台湾古史/周运中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5
(海疆与海外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5-5924-6

I. ①正… II. ①周… III. ①台湾省—地方史—研究 IV. 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102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特约编辑 章木良

装帧设计 李夏凌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编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ress@126.com

印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总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倡导建立海洋史学科，就海洋史学的基本概念、海洋史学的学科框架、海洋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率先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册)。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海洋史学科已经逐渐明晰，基础工作已初见成效。

厦门大学建设海洋史学科，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缘优势。1921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海洋学科就是他想重点发展的学科。厦门大学的海洋学系逐渐发展壮大，如今已衍生出海洋与地球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研究实体，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亦与厦大毗连。厦大海洋学的力量还充实到山东大学海洋系，后衍生出青岛海洋大学，再升格为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海洋学的学子还分散到国际上若干知名的海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譬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Scrips海洋研究所就汇集了几代厦大学子。

厦门大学海洋人文学科的历史堪称辉煌，林惠祥教授较早便开创了海洋考古学科，就东南亚的海洋族群、生活方式与习俗进行过大量的探索。顾颉刚、张星烺、叶国庆等开展了东南沿海族群的调查与研究；韩振华教授对南海地名的考证独具功力，为南海岛屿主权维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碧笙、陈孔立、陈在正、林仁川等对台湾海疆防卫、海洋移民、海洋开发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台湾研究院的若干专家学者，如吴凤斌、李国梁、庄国土、李金明、李明欢、廖大珂、聂德宁等在南洋诸国史、南洋华侨华人研究、南洋经济史、侨乡社会经济史、国际移民史、南洋民族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洋研究院的学子分布到美国、欧

洲、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为国家南海主权的政策制定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咨询意见。

厦门大学的南海研究院成立于2012年，虽然年轻，却聚集了以傅崐成教授为首的具有国际视野和比较法学理论积淀的一批专家，出版了《中国海洋法学评论》刊物，发行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海洋研究涉及海岸带、海域和岛屿的开发、管理、主权维护、海洋产业、海洋活动人群、海洋社会组织、海洋科技、海洋灾害与防治、海洋思潮等多个领域，凡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等均在研究视野之内。傅衣凌先生较早便开始了有关福建海商的研究，杨国桢教授在开展林则徐研究时便开拓了自己的海洋史视野，陈支平开展了海峡两岸商帮史的研究，王日根开展了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近年来我们获得了国家社会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的课题有：中国海洋文明史、环中国海海洋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海峡两岸海洋民俗的调查与研究、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台湾“原住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滨海地区研究等，这些课题资助的获得为我们研究的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于2011年成立了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于2008年成立了闽商研究中心，目前我们还在积极培育与组建“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积极加强海洋考古学的队伍建设，力求以我们自己的团队力量为基础，更加凝心聚力，更加聚精会神地投入到海洋史学的研究之中，形成协同创新的整体合力，构建具有区域性和国际性前沿水平的研究基地。

在这几个板块之中，我们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他们年轻，富于进取精神和开拓意识，在海港城市发展，海洋区域社会管理，海上力量变迁，海洋区域社会纠纷与调适，海疆区域官僚群体和个体研究，海外移民和华人社会研究，海上灾害与防范研究，海外华商研究，海上人群的生活方式、组织形态和人生礼仪等方面已取得了较为优秀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我们拟以“海疆与海外研究丛书”为平台，修改、完善并出版近年来在海疆与海外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优秀学术著作，既作为我们

承担若干国家、省市级课题的汇报成果，也力图形成我们明确的学术理路，彰显我们在海洋史研究方面的整体实力。

历史上的海疆与海外界限往往并不明晰，当时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之类，往国内运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香药之路、海上陶瓷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在西方海上势力东来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海洋贸易的基本形态，贸易的商品从奢侈品到一般民用商品。参加贸易的商人有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南洋各国商人和中国商人，海洋贸易的基本范围在印度洋海域，因此学界称“印度洋海域的海洋贸易时代”，随着近代机器航海业的兴起，大西洋各国的海洋势力进入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世界各地，开辟了航海事业的大西洋时代。可以这样说：印度洋时代的海洋贸易贯彻了平等、经济的贸易路线，和平的色彩浓厚；大西洋时代的海洋贸易则往往夹带着军事强力，时常表现为殖民掠夺和血腥屠杀。中国传统海洋文明有长期悠远的历史，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本土资源。如果说由哥伦布等新航路开辟所引领的海洋文明属于近代海洋文明的话，那么中国由远古便开始的海洋文明则长期与中国主流文化相互碰撞，也积极地影响着周围各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走向。认真梳理我们的海洋文明传统及其对东亚世界的影响乃至对世界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的东南亚地区是较早实现中西文化交融和对接的场域，东南亚各国均有自己的土著文化。从历史渊源上看，属于海洋族群，与我国东南沿海存在着某些相通性，中国的先民亦多有移居者分布于东南亚各国，西方殖民者进入之后，大力推行西方文化，势必与包括中国文化、当地土著文化发生文化间的交流碰撞关系。从历史事实看，其间尽管多有冲突，但和平交融依然是主旋律，这表明，文化的清流是和平，我们当从其中获得经验，汲取教训。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讲话时，回顾了中国与印尼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历史，站在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起点上，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

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民共谋福祉，提出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构建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时，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心心相印。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如今，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可以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实现国家和平持续发展，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另一条中国古代对外贸易通道，中国辉煌的文明史中不仅包含灿烂的农业文明发展史，而且也包含在海疆与海外这个平台上海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是在中国海洋文明的价值观指引下实现的，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式的海洋文明具有明显的区别。中国海洋文明的主调是相互包容、相互济助、共同成长，这种海洋文明的继承、弘扬将有助于消解当今世界争端中的若干问题，对构建和谐、和平的世界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东南亚是中西海洋文化交融互摄的地区，显示中国海洋文明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往在这方面的强调相对较少，应着力给予加强。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福建处于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我们深感使命的光荣，亦颇生奋力进取的动力。愿我们的努力能开辟一个展示深度研究成果的窗口，打造与国内外学界同行交流互摄的平台，亦期待对政府、社会产生一定的反响，借此提升我们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坚定地走向海洋，建设我们的海洋强国。

王日根

2014年12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大壑与黑潮	13
第一节 台湾地理概况	15
第二节 台湾先住民的由来	19
第三节 大壑与黑潮新考	25
第四节 闽浙沿海的南岛人	34
第二章 孙吴出征夷洲	51
第一节 夷洲夷人与赛夏族	52
第二节 南朝月屿看台湾	66
第三节 方壶澎湖与瀛洲台湾	71
第三章 隋代出征流求	87
第一节 陈稜为何从义安郡出发	87
第二节 流求国在台湾岛南端	93
第三节 流求人是琅峤的排湾人	101
第四章 唐宋时期流求	114
第一节 唐代台湾史料辨析	115
第二节 台湾与冲绳出土唐宋货币与瓷器	121
第三节 王闽与台湾的贸易	124
第四节 毗舍耶、谈马颜和白蒲延	125
第五节 吕宋航路变更与台湾的进入	136



第五章 元代瑠求与流求	143
第一节 元初征台路线新考	144
第二节 元末流求海战	149
第三节 《岛夷志略》台湾山名新考	151
第四节 元代的宫古岛漂流民	157
第六章 明代前期的小琉球	162
第一节 琉球移位与小琉球的出现	163
第二节 钓鱼岛航路与中国人命名的法理意义	171
第三节 明初迁海与台湾	178
第四节 郑和为何不来台湾岛？	183
第七章 魁港的浮现	188
第一节 内外变局与海上势力复兴	188
第二节 中西地图中的南北台湾	193
第三节 林凤往来魁港新考	204
第四节 林道乾为相小琉球三年	208
第五节 魁港位置新考	213
第八章 北港的兴起	224
第一节 北港的兴起	225
第二节 明代《福建海防图》的台湾	234
第三节 江浙人到台湾贸易的新史料	245
第四节 日本谋台与沈有容征台	249
第五节 万历后期的日本与北港	255
结 论	263
后 记	272



导言

台湾是一个世界罕见的宝岛，在几百年的短短时间内，台湾从海外蓬莱变成世界瞩目之地，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所谓美洲、澳洲等新大陆虽然也有类似过程，但是美洲、澳洲距离亚欧大陆太远，美洲完全在西半球，澳洲完全在南半球，台湾毗邻亚欧大陆，长期以来处在东方世界和传统航路的边缘。近代新航路开辟之后，台湾一跃成为东西方的交融前沿，台湾的历史进程和美洲、澳洲很不一样。

以往关于台湾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台湾的历史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明，比如：中国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是否始于孙吴，上古的东海外越和扬州岛夷是否在今台湾，上古的东海大壑、三神山与台湾有何关系，闽浙沿海的先住民和台湾先住民有何关系，孙吴所征的夷洲和隋朝东征的流求是不是台湾岛，南朝和唐朝是不是大陆和台湾交流的空白期，南宋侵扰澎湖和福建的毗舍耶人来自台湾还是菲律宾，元朝东征流求路经何地，台湾何时进入国际航路，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说的台湾地名在今何地，明代最早在台湾建立聚落的民间武装首领是不是颜思齐，明代汉人在台湾最早的聚落魍港在今何处，林凤往来台湾居住何地，林道乾是否在台湾久居，北港渔场如何兴起，沈有容征台之前了解的台湾地名是哪些，为何早期中西地图总把台湾画成两个岛，明代人是否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完整的台湾岛等等。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会使人产生很多误会。现在有一些台湾史书籍在简单介绍台湾考古成果与先住民历史之后，紧接就是荷兰、西班牙占据时代。似乎在荷兰人来到台湾之前，台湾与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别有用心的历史叙述一笔抹杀了台湾数千年来与中国大陆的紧密关系，不合历史事实。

曹永和、陈孔立、张崇根等学者都把荷兰人侵占台湾之前的历史称为古代





或早期,笔者也认同这种划分。^①有人提出从远古到明郑时期是台湾史的第一个阶段,^②此说失之过疏,明郑之前还有荷西占据时期,而且明郑虽然是明朝的延续,但此时的中外局势显然已经不同于明朝前中期。

现在关于台湾近代历史的论著很多,但是关于台湾古代史的研究极其薄弱。因为台湾古代历史研究的史料很少,导致研究台湾古代史较难。而且很多人故意回避台湾古代史,抹杀台湾古代与中国大陆的紧密联系,世人往往受其误导,以为台湾古代史真的不重要,不值得研究,或无法深入研究。因此我们更需要加强台湾古代史的研究,必须发掘新史料,利用新方法,力图解决前人争论,探明历史真相。

有人说:“文献上较可靠的记录,当自宋始。此前或有人前往台湾,当属偶然,论移民交通,则无事实可查。如《三国志》的夷洲或《隋书》所指的流求国为台湾,也仅能说明台湾当时的民族和文化完全异于中国。有意地拉长台湾历史,或无意地将台湾历史殖民化,都不是历史工作者应有的态度。”^③这段话的错误很多,如果夷洲、流求是台湾,不是仅能说明台湾异于中国。因为吴人与隋人对台湾的考察报告极为详细,绝非仅是概述一句台湾异于中国。出征的军官要向帝王汇报,自然不敢有半丝疏忽。中国各地本来不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何来台湾异于中国之说?台湾真的完全异于中国大陆吗?全世界各地都有共性,何况台湾紧邻大陆。如果说台湾异于中国,也能说台湾异于世界任何一地,又有何意义?因为吴人与隋人的台湾考察报告极为详细,所以更能据以考证其到台湾的地点。有人不认真研究古人的详细记载,就说这两种考察报告似是而非,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态度。宋代以前中国史书对台湾的记载很多,除了出征台湾的官军,还有因为捕鱼、贸易、探险、寻仙或过路等各种原因到台湾的大陆人,这些都不属偶然。即使是路过台湾也不是偶然,因为航路不可能随意变化。我们研究台湾的古代史不是为了把台湾历史拉长,而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如果夷洲或流求不是台湾,也应是其他地方。如果我们证明夷洲和流求在其他地方,自然也不是为了拉长那个地方的历史。因为历史上既然存在夷洲和流求,总要研究清楚。古人因为捕鱼、贸易、探险、

^① 曹永和:《中华民族的扩展与台湾的开发》、《早期台湾的开发与经营》,《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陈孔立:《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台北:台海出版社,1999年,第17页;张崇根:《台湾四百年前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 张振鵠:《漫谈台湾历史分期》,《台湾历史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③ 台湾史研究会:《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第1集,1988年,第125页。



寻仙或过路等原因到台湾，难道都是为了殖民吗？我们研究台湾古代史，不是把台湾殖民化。有人美化真正的殖民者，却把非殖民者说成殖民者，真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

有一本宣扬台湾要变成海洋国家错误观点的读物说：“中国的航海技术，自唐宋以来即大幅度开展。”^①此说有误，即使不说上古中国人已经走向大洋，秦汉两朝的航海事业已很辉煌，秦代已有徐福东渡，汉代则遣使到南亚的黄支国，来回航程详细记载在《汉书·地理志》中，六朝的航海事业更是飞速进步，岂待唐宋以来才大幅发展？因为很多人不研究古代史或中国航海史，所以忽视了台湾与大陆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不仅要认真研究台湾古代史，还要认真研究中国航海史，在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广阔背景下看待台湾史。

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否认传统的台湾史分期，她说荷兰时代与明郑时代不能成立，因为：“明郑时代当然是站在汉人立场的历史分期，对于郑氏政权所统治不到的原住民而言，这样的分期，不近真实……但对中、北部与中央山脉以东的大部分原住民而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是鲜少相关的……虽然今天印尼的国界大致符合荷兰殖民地的范围，但究实而言，荷兰从未有效统治印尼全土四百年。”^②但是她的第四章“美丽岛的出现”其实还是荷兰时代，第五章“汉人的原乡与移垦社会”才是真正抹杀了明郑时代与清代。如果按照周婉窈的逻辑，世界各国的历史分期全不能成立，就是到清朝，中国很多边远地方还是土司管理。如果按照她的逻辑，印尼的史书不写荷兰时代，又该如何称呼？如果按照周婉窈的逻辑，她的这本《台湾历史图说》也不能成立，因为对于这本书没有写到的无数台湾乡村而言，这样的书名，不近真实！周婉窈之所以不分主次，以偏概全，目的是要推翻传统历史分期，但是实质没有抹杀荷兰时代，仅仅抹杀了明郑与清代。奇怪的是，她的第七章“改朝换代”讲的是日本侵占！原来她在序言中虚假地说不愿卷入社会纷争，但在正文中专门否定中国历史的朝代，而把外国侵占说成是改朝换代！

周婉窈说：“在隋代，中国已知道台湾这个岛屿的存在，或许也派兵来过。不过，我们必须了解，知道台湾不等同于统辖台湾。中国与台湾真正发生密切关系，要到明朝中叶以后。”^③周婉窈把明代之前中国人到台湾居住、生产、贸易及大陆王朝征讨、管理台湾的历史，全部偷换为“知道”二字，这也是很多人

^① 戴宝村：《台湾的海洋历史文化》，台北：玉山社，2011年，第11页。

^②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4~7页。

^③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第47页。

惯用的手法。比如外国有些人就说中国人古代仅仅是知道或路过南海或东海诸岛,所以中国不能拥有南海或东海诸岛的主权。他们也使用了这种伎俩,无视数千年来中国人在南海、东海诸岛捕鱼、贸易、居住、管理而留下的诸多文物考古铁证,无视中国历代书籍详细记载台湾与南海、东海诸岛的铁证,把生产、贸易、居住、管理、考察、记载等诸多行为全部偷换为“知道”二字!

周书存在很多硬伤,她说:“新近的考古、地理与语言证据显示,古南岛语的老家可能在印尼与新几内亚一带。”^①这个观点基本不能成立,几乎没人支持,但是周氏竟然宣扬,原来是要否定上文中前人提出的南岛语源自中国东南的观点。她又说:“台湾成为汉人移民的地区,始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奖励。”^②此说也是故意歪曲史实,荷兰人说他们到台南之前,早有很多汉人住在此处,事实正好相反,是荷兰人从汉人口中了解台湾才侵占台湾。最迟到明代中期,中国东南海上势力活跃时,已有很多汉人长期定居台湾沿海各地,不可能晚到荷兰人来到的时代。1623年3月1日荷兰舰队司令雷理生(Reyersen)的日志说:“洪玉宇目前在我们的船上,要与我们一起去澎湖岛,由他的口中得知,在附近,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比大员湾更适合的地方。他也说大员的海湾有许多东西,如有各种动物,相当多数的鱼以及鹿皮。那里住着许多华人,他们并且和当地妇女结婚。”1624年2月16日的巴达维亚城日记说台南的萧垅社(在今佳里)人:“他们的语言中有使用许多马来语……很多人会说中国语,因此,是一种不统一的混合语。”^③因为华人长期定居在此,所以出现了语言的融合。周婉窈说:“台湾的汉人社会的建立,不能不归功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招募。台湾原先有汉人居住,但大都属季节性的,人数亦不多。”^④所谓季节性居住,不知根据为何。荷兰人初到台湾时的记载,没有说到汉人是季节性居住。

周婉窈刻意把中国人对台湾的贡献全送给外国殖民者,所以在书中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甚至否定台湾光复,她说台湾人未必觉得光复是胜利,又说:“汉人回归汉人政权,光复当然讲得过去。但对土著民族而言,光复真有意义

①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第37页。

②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第47页。

③ [荷]包乐史、Natalie Everts、Evenlien Frech 编,林伟盛译:《邂逅“福尔摩沙”:台湾先住民社会纪实:荷兰档案摘要》第1册,台北:顺益台湾先住民博物馆,2010年,第1,19页。

④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第60~61页。



吗?”^①此话看似又从日本殖民者的立场跑到台湾土著立场，其实还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无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土著的伤害，助纣为虐，无视台湾土著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掩盖历史。总之，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看似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其实是站在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因此不惜大肆篡改历史，误导世人。

杜正胜也说：“因此古地图是检讨中国对台湾了解和介入程度的重要凭借。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大册（曹婉如等编，1990），收录战国到清的古地图。我们检查中国东南及其海域的图绘，发现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东南海域的了解非常模糊，甚至空白无知，可以说构成一种传统。”^②其实不是古人无知，恰恰是某些自以为是的人无知。因为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地图集》的第二册明代卷介绍了一幅明代《福建海防图》，此书第74、75、76号图是这幅地图的部分截图，第75号图是澎湖部分，可以明显看到图上在澎湖对岸画出了台湾，还有小溪水、小溪水、茭丁港、沙马头四个地名，这四个地名是今高屏溪、东港溪、南平、鹅銮鼻，本书第八章第二节全面考证《福建海防图》上台湾的22处地名。这幅地图不仅画出台湾西海岸从北到南全线，甚至包括冲绳、菲律宾诸多地名，虽然《中国古代地图集》没有显示全图，但是从澎湖截图看到的四个台湾地名已经说明中国人非常了解台湾。杜氏没有认真看书，甚至连标出澎湖地名的地图也没有认真看，就得出如此草率的结论。其实明代详细画出台湾地名的地图还有不少，杜氏不说明代人详细测绘台湾是一种传统，反而说中国古代地图不画台湾是传统，真不知是何逻辑！

杜正胜此文又说吴、隋都从台湾俘虏数千人，但是：“单就俘虏人口而言（如果没有虚报的话），直到17世纪中叶，荷兰人所登录台湾最大村社的人口很少超过一千人的，更谈不上有如《隋书》所记的国都、宫室和军实。”杜氏此语，毫无逻辑，因为史书根本没说吴、隋的大军仅仅在台湾一个村社活动！一个村社不超过千人，如果在几个村社不就可以俘虏数千人吗？根据本书第三章考证，隋军从海岸一直深入屏东县东部山地，自然可以在数个村社俘虏数千人。

杜正胜此文又说：“章怀太子引此注释《后汉书》东夷的夷洲及澶洲，他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徐福止居此洲（按，不知是夷，还是澶）世世相承，有数万家。然后沈莹以后一千五百年，台湾‘原住民’总共未超过一万家，恐怕不好肯定说

^①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第177页。

^② 杜正胜：《揭开鸿蒙：关于台湾古代史的一些思考》，石守谦主编：《“福尔摩沙”：17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南亚》，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年，第126～144页。



夷洲就是台湾。”其实《后汉书·东夷传》因为把夷洲、澶洲连带叙述，所以杜正胜说难以分辨，但是比《后汉书》早的《三国志》则明确把夷洲、亶洲分开，我们自然要根据《三国志》说数万家指的是亶洲，不是夷洲，如此简单的史学常识，杜氏居然不知？

杜正胜为了否定夷洲是台湾，就说孙吴沈莹《临海水土志》夷洲：“上述六项文化特征并不是台湾‘原住民’独有的，中国南方、中南半岛和南洋的原始社会也有类似的记载。”杜氏偏偏把相同点列出，把真正的特征隐去，其实《临海水土志》说夷洲在临海郡东南两千里，仅此一句就可以确定夷洲是台湾！难道中国南方、中南半岛和南洋在临海郡东南两千里吗？杜氏试图歪曲史料，欺骗读者，但是毫无逻辑，手段低劣。关于夷洲是台湾的新证据，详见本书第二章。

杜正胜此文又说沈莹《临海水土志》记载夷洲人晒盐，但是荷兰人说记载萧垅（今台南佳里）先住民不会晒盐，《隋书》记载流求国有村帅、小王与大王，但是这种复杂的阶层制在台湾的民族调查找不到旁证。其实台湾各族差别很大，某个村社不会晒盐不能说明所有地方不会晒盐，本书第二章论证吴军到达北台湾，不是南台湾。本书第三章论证流求国指的是台湾南部的排湾族，排湾族有台湾先住民中罕见的贵族制社会，阶级世袭，贵族不和平民通婚，部落之间有从属关系。排湾各社可以结成攻守同盟，还可以在外建立分封地，这些也来自民族调查，如此鲜明的特色，为何杜氏就没有看到？

南宋时期，来自台湾的毗舍耶人渡海侵扰澎湖与泉州，杜正胜说：“然而17世纪的资料显示，台湾西部的平埔族并不是海上民族，并且畏惧海洋。”杜氏试图否定毗舍耶人在台湾，进而否定南宋时期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他的逻辑错误还是和上面一样，就是拿台湾一个地方的风俗去否定另一个地方，他的话极为含糊，难道所有的平埔族都畏惧海洋？史料来源在何处？17世纪有详细的民族调查吗？能证明五百年前的习俗吗？他说前人对毗舍耶人所在有争议，其实无非就是台湾人与菲律宾人的争议！但是我们即使承认毗舍耶人来自菲律宾，他们到澎湖与泉州不要经过台湾吗？本书第四章第四节论证毗舍耶人就是台湾南部的放索（Pangsoa）人，荷兰人说他们以捕鱼为生。

杜正胜又说宋代的几幅地图上的东南海外地名不多，而且掺杂神话传说，所以他常说：“13世纪末以前中国官方或知识人对东南海外的地理认识，大抵仅有这样的水平。”杜氏此语令人极为惊诧，他居然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就把元代之前中国人伟大的航海成就全部否定了！这个错误如同他用台湾一个地方的风俗否定另一个地方，我们怎能用古代一些地图的疏漏去否定另一些文献的记载呢？何况中国元代之前的南洋史料已经汗牛充栋，有些人以为中国人航海不如阿拉伯人、印度人，其实中国人对南洋的记载比阿拉伯人、印度人多很



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南洋史料极为重要,笔者《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就利用很多中国的南洋史料破解很多重要问题。^① 可见我们不能贬低中国人航海的伟大成就,更不能像杜氏这样毫无逻辑地贬低。

杜正胜此文又说:“总之,17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人的记载都以陈第的《东番记》为蓝本。到这时,中国人对台湾‘原住民’的认识虽然逐渐清楚,但亦只限于台南一带。”这段话也完全错了,不说明代之前,就是明代人对北台湾的知识也不比南台湾少,因为福建与琉球、日本来往的海船都要经过北台湾,而且北台湾出产硫黄、黄金等商品,所以比南台湾更加吸引海商。明代的北台湾史料很多,杜氏的同事陈宗仁还有专著《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1400—1700》,杜氏真的不知道吗?

杜正胜此文又说:“到13世纪,中国对东方海洋诸岛屿的认识比一千或七百年前进步……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都很正确,那么上引《三国志》的夷洲、《隋书》的流求是不是今之台湾,就没有太大争辩的必要了。”这种奇怪的史观令人费解,元代人记载台湾是否正确与孙吴夷洲、隋代流求在不在台湾是三个问题,为何元代台湾知识进步就没有必要研究此前的台湾呢?依此逻辑,现代人根本没有必要研究历史?如果没有必要,那么杜氏写这篇文章又是为谁服务呢?

周婉窈、杜正胜篡改台湾历史的方法是想方设法清除台湾与大陆汉人的关系,还有一种篡改台湾历史的方法,是想方设法地宣扬台湾历史上有过独立建国。比如有些人把明郑地方政府说成是东宁王朝在台湾独立建国,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史上有不可计数的王朝了。中国历史上的小政权很多,但是不能因为其地位重要或结局悲壮就能径称王朝甚至王国。李筱峰说:“郑经自称,东宁建国,别立乾坤,国际称呼他为台湾的国王(King of Tyawan),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这是台湾史上首次出现汉语族人建立的独立政权。”^② 这段话错误很多,所谓的东宁建国,指在东宁也即台南建国,不是建立东宁国。秦代以来的历代王朝都不可能用都城为国号,如果明郑真的是一个独立政权,会把都城地名东宁定为国号吗?可见主张东宁独立建国谬论的人对中国历史常识毫无了解,不懂古代制度。中国古人所说的国不是现在的国,上古天下万国,一个部落即为一国,《山海经》把远方民族都称为国。进入封建社会,国由天子或皇帝分封,但是国有很多等级,历代制度不同,国的权限也不同。有的

^① 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李筱峰:《快读台湾史》,台北:玉山社,2002年,第24页。



朝代的封王权力较大，比如西晋，有的朝代则仅是虚名。邓孔昭指出，明代皇子封为亲王，也没有王国，何况郑成功？古人从未说过延平王国、东宁王国或类似的词，^①郑成功是延平郡王，只能有王国虚名。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形势下，明郑虽有较大权限，但是始终尊奉朱明皇室，从未独立，只是明朝的地方政府，根本不是独立政权。古代改朝换代，要改正朔，易服色，上到历法，下到地名，所有制度全要更换，建国谈何容易！明郑始终没有改制，谈何独立？至于外国人所说的台湾王，不过是俗称，不足为据。郑成功因为在明朝首都南京国子监读书，所以他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自然永远不可能独立建国。唐宋以来的中国东南是通海兴商与崇儒重教双向并举，商业繁荣没有改变社会的儒家主导地位。明初实行严格的儒家教化，所以明末东南儒生抗清比明代之前的东南儒生还要激烈，更加忠君爱国。所以即使不是郑成功，换成明末东南任何抗清领袖，都不可能建立新政权。如果我们明白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历史大势与东南沿海社会特点，就不会受到东宁建国谬论的误导。

许倬云的新著《台湾四百年》第一章“被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拽进历史”就以所谓的“美丽岛”三个字开篇，接下来又把西洋海盗放在东方倭寇之前，又把平定双屿的朱纨说成了胡宗宪，^②可见许倬云根本不熟悉这段历史，又说：“关于台湾，最早的文字记载是 1603 年陈第的《东番记》。”^③许倬云不分青红皂白，连学术界对夷洲与流求的地点争议也只字不提，就把 1603 年之前中国史书中关于台湾的丰富文献一笔勾销了！他又说：“为什么台湾离大陆如此近，而大陆和台湾居然没有非常紧密而持续的关系？”^④其实台湾和中国大陆一直有紧密而持续的关系，前人也有很多研究，但是许倬云视而不见。第一章最终提出，台湾的宿命是本土的、中国的、世界的，这三个词似乎就是杜正胜提出的所谓同心圆理论，杜正胜说的三个同心圆，由内而外依次是台湾、中国、世界。许倬云把杜正胜的台湾换成本土，但是台湾本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许倬云所谓本土的、中国的、世界的可以用于中国每个地区，也就毫无意义。台独分子写的台湾史，因为刻意删除了古代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所以第一章总是不得不用先住民的历史来填充。许书居然连先住民的历史也不提，直接以西洋殖民者的“美丽岛”三个字开头，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 邓孔昭：《子虚乌有的“延平王国”》，《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13~422 页。

^② 许倬云：《台湾四百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9 页。

^③ 许倬云：《台湾四百年》，第 13 页。

^④ 许倬云：《台湾四百年》，第 12 页。